

母亲永远看得见

□高明昌

无形的东西，一直在有形的物事上表现。前一个最冷的天气，我就碰到了一件事情：那天晚饭后，与母亲对坐了一个小时，起身想回家了，母亲随即也站起，对我说，好的，回去了，就带一点山芋回去，山芋现在只只嫩了，只只甜了。说完话，母亲领我走向了灶头间。老人家一脚跨到灶后，弯腰抱走竖着的一捆捆的硬柴，地上慢慢地露出了两个篮子，篮子里露出了小小的尖头，那是山芋，有点灰，有点红。母亲抱起篮子，抱稳后，腾出右手，手伸进了篮子，从里面拿出了山芋，往我手心里塞，一边塞一边说，都是黄心山芋，拿回家，明天蒸了吃。

这是每个大冷天之后必然发生的事情，年年如此。我估计，霜降以后，母亲就开始等着最冷天的到来。母亲平时很怕冷，母亲有时不怕冷。当天气慢慢转冷时，母亲的每一个早晨与晚上，都希望看到满眼的霜花。在树上，在地上，在菜叶上，在窗上。所有的霜花都是冷天的信号，也都是甜蜜的预兆。当第一个最冷的寒潮过来后的第一个白天，母亲就给我打电话来了，儿子，你回来么？我告诉母亲回来的。我知道，母亲不会倚门而待，但

母亲一定满怀期待。我回家了，母亲不会说山芋的事情，对于儿子，有心比有言更重要。

但真的看见了山芋，你会发现山芋还是过去的山芋，但山芋的甜确实是事实，母亲说，只要霜打了，霜重了，霜厚了，霜白了，气温低了，过一段时间，山芋就慢慢地变甜了，所以霜一打霜就来到了屋里的每一个角落，只不过肉眼看不见。

肉眼看不见的物事，存在也是一个事实。

小时候，与母亲一起种油菜。开阔的田野，一畦一畦的田垄横亘在面前，露水还透着亮光，娘俩就已经到了田间。天气又是湿冷的天气，呵出去的哈气，像是一团团的烟雾，在嘴前一片片送出来，停顿后消失，我们感觉到了冷意在一阵阵袭来，在裤腿之间穿来走去，冰冰冷，刺骨冷，进而心里冷。此刻，我的左手握着一虎口长的油菜秧苗，右手握着一尺长的铲刀，我要将油菜插入土地。母亲示范着如何种油菜，先将铲刀插入泥土，左右摇晃，摇晃出一个扁形的缺口，然后将秧苗根放进洞里，再将铲刀插入旁边的泥土，将泥土往菜根处靠去，让菜根与

泥土合拢。母亲不断地说，不断地种，种了无数棵，问我，会了吗？

会了，我回答。试着种了几棵，母亲表扬我，一学就会。天是更冷了，而且有微风吹来，我的手开始哆嗦，鼻清水也流了下来，但必须继续种。母亲走了过来，转了转脸孔，走到了我的西面，紧挨着我的身体，母亲叫我放下油菜与铲刀，双手来回捏捏，一会儿我感觉手心暖了，收放自如了，继续种起了油菜。此时感觉，脸面不僵了，脸面不疼了，脸面不冷了，心里暖和了。我看着低头种菜的母亲，发现母亲走东走西，最后走到我的西边，蹲下来种菜，其实是用身体挡住西边刮来的风。我鼻子一酸，这微风肉眼是看不见的，但母亲的眼睛神奇雪亮，她能看得见风来的方向，辨得清风大风小，她用身体替儿子挡下风来，挡住一点是一点。

最冷的天气里，最怕的是风。母子同在，第一个迎风的总是母亲。我每一次出门，每一次干活，每一次观察，都是这个场景，因而都是这个结论。

后来的我知道，那些无形的东西，母亲永远看得见的。

乡村医生

□吴振亚

那时，几乎每一个乡镇都有一个乡村医生，或者几个乡镇共用一个乡村医生，他们的家门在夜里可以随便被拍开，可以在任何时段接受呼唤，背着药箱走进乡里任何一个家门，一旦拍开他的门或者把他迎进门，病人就是他的了。将身体病痛交付于他，相信他有最好的处理方式，也要求他有最好的处理方式。生活磕碰时，到土地庙烧香，倾诉种种难处与纠结，土地爷管理着人世生活的缠绕，乡村医生的角色与土地爷有着某种类似性，负责乡里人各种生活的不适，同样的琐碎，但同样的实在，同样被依赖着。

乡村医生对我们是一种震慑，我们带着崇敬接受这份震慑，我们相信他对我们的身体有“绝对的控制权”，我们将一切交给他，又忐忑又安心。在那样的时代，那样的小村里，对于自己的身体，我们似乎极为明朗，又极为模糊。我想，对于乡村医生的这种感觉，或许是我们对于生命最初的疑惑与敬畏，他用特别的方式教给我们对身体对生命最初的感受。

长大以后，偶尔见乡村医生背着药箱，穿行于乡间小路

上，总牵扯出我长长的想象，我的想象穿过深远的岁月，抵达历史的深处，看见了他，或称为郎中，或称为先生，或背药箱——这是我一贯以来对于悬壶济世浅薄的印象。挎着药箱，走过山村，穿山过河，走在黎明里，走在黄昏里，走进殷实之家，也踏入贫寒之门，有那么点洒脱，也有那么点瘦弱，有那么点亲切，也有那么点高冷。因为面对的是生命本身，他可以退到许多喧嚣之外。他就这样走过漫长的时光，走成一种标志，一种独特的形象。于是想象都是被剔除过的，我很清楚自己的想象带满浪漫主义色彩，忽略了太多的难缠与琐碎。乡村医生是多么伟大的职业，悬壶济世，救死扶伤。郭医生就是这样千千万万的一个。

乡村医生是中国医疗卫生服务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最贴近亿万农村居民的健康“守护人”，是发展农村医疗卫生事业、保障农村居民健康的重要力量。

时代潮流涌动，这是个需要重建温暖的时代。乡村医生以他们的道德感和使命感为我们树立了榜样。

乡村编织

□李志石

一天下午，文友丁金荣约我去他家玩。一进门，我被他家的橱窗里琳琅满目的手工艺术品给镇住了。那精美的工艺品，每一个细节都闪烁着光芒，让人目不暇接。

他夫人徐海琴是一位民间绳编艺术家。那身边的篮子，花瓶，各式提篮，包包等，让我沉浸在梵高笔下的热烈星空，感受着无尽的创作魅力。那些燃烧的色彩，如同炽热的情感，让人无法抗拒。星夜的呼唤，艺术的魅力，只在一次凝视中，便能深深地感受到。

三年前徐海琴退休了，在家潜心创作绳编。其实她从二十世纪70年代初期起就跟随外婆学习绳结。适逢假日也常常与舅母、表姐们讨教各种实用绳结的打法等技能，随外婆学习用彩绳编织手链、挂件及用彩绳盘琵琶扣、钱包等小品。到了二十世纪80年代，她向母亲学习编织中国结、蝴蝶结，编织玻璃丝网袋、玻璃丝杯套，水烟台托套等家用小品。退休后就着手将前辈传下的技能归集整理，专心梳理，并结合现代材料将技能融合，制作了一批批绳编作品。

她外婆周贤凤生于1910年，从小家境贫寒，7岁到杨家做童养媳，与婆母一起操持家务。外婆从小灵泛懂事，深得婆母张杨氏的喜欢。婆母里里外外是把手好，纺线织布，织网修补特别是编织手艺远近方圆十里有点名声。外婆自然得其真传，几乎所有绳结都烂熟于心，常有村民上门讨究技法。母亲杨芬及哥嫂都有影响，母亲出嫁前自织的老粗布至今还有留存。传承人徐海琴自幼在外婆身边长大，耳濡目染许多，得外婆、舅母手把手传教，会数十种绳结打法，后回母亲身边手上常有绳线缠绕。

参加工作后，徐海琴空闲时始与母亲、舅母、表姐等乡邻学毛线编织，织衣帽袜裤、手套提包，用草绳编织饭笸子，用棉线编织热水袋套，用玻璃丝编织钥匙挂件、玻璃杯套等。其间有琢磨有讨教，有母亲的精心说教，更有外婆、舅母传承的绳结及编织技艺打下的扎实基础。

徐海琴建立“燕子麻绳手工坊”后，吸收周冬梅等一批热爱手工艺品的人士学习绳编，先后在老年大学、县文化馆开设绳编班。共有200多人参加了培训学习，有18名受传人一直坚持绳编制作，并将这项技艺到机关、社区、学校等地展示、传授。她多次获奖。申报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已获得成功。

其实，在我们老家，每当收秋之后，空闲时刻，一些丢了钉耙镰刀的农人又开始新的劳作，编织便是其中之一。

草编中有草苫、草包、草垫、锅笸子、锅圈、草绳、草鞋、草帽、茅靴、草席、蓑衣和芦苇等等。说是常见，也不简单，编得结实、

精致也不是很容易的。草苫是盖粮用的，要编得密集一致。草帽是用小麦秸编的，要编得精细耐用。草鞋是种田人过去常穿之物，既要编得牢实又要穿得舒服。

那个时代的冬季，我们农村人也没有保暖鞋，就穿一种茅靴，当地叫茅窝。茅靴是茅草花或芦苇花编成的。茅花芦花开在初夏，做茅靴常在秋后，卖茅靴便到了寒冬了。茅靴的编织很有讲究，既要结实，又要好看，编出一些花样。如今茅草花难寻，编靴只好用绒布条替代，美则美矣，只是少了茅靴的古朴和自然暖和。

草席，现在人在夏天也有用的。我们就是从睡草席那个年代过来的。我们当地的草席有两种，一种是芒稞席，芒稞草粗糙，织的席用于晒粮；另一种是蒲席，蒲草光滑柔软，织的席用于垫床。我也看过村上的人打草席，他们有打席架，架竖立，一人持横木，横木有一二十个孔，孔穿粗绳，扳动横木，另一人用长竹条送入芒稞草或蒲草，再压横木，如此反复。用蒲草编织的除了蒲席，还有蒲包、笼垫、蒲鞋等等。

我也穿过蒲鞋。编织蒲鞋也是草编中的一大绝活，不仅要有一套专用工具，而且要靠熟练的巧手。这样编出的蒲鞋穿在脚上才更加柔软舒适。蒲鞋的最大特点是软和、透气。不光农民春秋天空穿那种带帮的蒲鞋，我也看到有城里人夏天也喜欢穿着一种很具特色的蒲拖鞋。

草编，最难的当数蓑衣。蓑衣有茅草的，律草的，还有棕毛的。严格地说，棕毛蓑衣已不是完全的草编了。茅草蓑衣比较普通，编织相对容易些。律草柔韧，编织蓑衣蓬松。棕毛取自棕榈，细软韧滑，编织的蓑衣不仅漂亮，遮雨挡雪的效果也好。《红楼梦》第四十五回，宝玉风雨访黛玉，有传说穿的就是这种蓑衣。

在我们老家还有竹编，芦编，芦稞编，柳条编等，这些枯萎的芦苇和树枝，都是祖辈们眼中的宝。那些枯枝梢条让人工的编织变“绿”，恢复了生机。

乡村编织的故事也在岁月的长河中流传开来，成为一道美丽的风景线。而那些关于生命、坚韧与希望的话语，也成了人们心中永恒的箴言。

渔歌子

□莘小龙

微雨春风赶浪潮，
湖光月色绣村庄。舟
荡漾，塔神光。龙腾三
御气轩昂。

福暖四季
“唐镇杯”散文征文作品选登

弟弟生病了，母亲一边哄着弟弟一边给他穿衣，然后背着弟弟去找郭老三郭医生——乡卫生院的医生。母亲把弟弟抱在怀里，披着雨衣打着雨伞出门了。我想象她护着弟弟，一步一步挪着前行，想象她敲开了郭医生的门。郭医生被敲门声惊醒，打开门把母亲和弟弟让了进来，然后给弟弟测体温诊断，或灌一点药，或打一支针。进门的那一刻，母亲就把弟弟交给了郭医生，坐下时浑身酸软，浑身轻松。弟弟终于有救了，惊人的高烧，吓人的喘息，连续不断的咳嗽，都不是多严重的事了。因为有郭医生在，他会处理好的。经过郭医生的医治，弟弟很快又会是那个活蹦乱跳的弟弟。这是一种近乎迷信的托付，长大以后，回想这些事情，我的注意力会从母亲和弟弟身上转到乡村医生郭医生身上。无数次猜想，面对这样的托付，郭医生有过压力吗？日复一日，会有无数个母亲和孩子，无数份托付，他会怎样处理这些托付呢？